

海上花



第三回

議芳名小妹附招牌

拘俗禮細崽翻首塵

按不多時，洪善卿與莊務甫都過這邊陸秀實房裏來。張小村趙樸齋忙招呼讓坐。樸齋暗暗教小村替他說請喫酒。小村微微冷笑，尙未說出。陸秀實看出樸齋意思，餞說道：『喫酒末阿有捨勿好意思說嘅？趙大少爺請耐喫兩位用酒。說一聲末是哉。』樸齋只得跟着也說了。莊務甫笑說：『應得奉陪。』洪善卿沉吟道：『阿就是四家頭？』樸齋道：『四家頭忒少。』隨問張小村道：『耐曉得吳松橋來喫陸』

裏？」小村道：「俚來噪義大洋行裏。耐陸裏請得着啗！要我搭耐自家去尋啖。」
樸齋道：「价末費神耐替我跑一逮，阿好？」

小村答應了。樸齋又央洪善卿代請兩位。莊荔甫道：「去請仔陳小雲罷。」洪善卿道：「晚歇我隨便碰着捨人，就搭俚一淘來末哉。」說了，便站起來道：「价末晚歇六點鐘再來，我要去幹出點小事體。」樸齋重又懇託。陸秀寶送洪善卿走出房間，莊荔甫隨後追上，叫住善卿道：「耐碰着仔陳小雲，搭我問聲看，黎象鴻搭物事阿曾拿得去。」

洪善卿答應下樓，一直出了西棋盤街，恰有一把東洋車拉過。善卿坐上，拉至四馬路西蒼芳里停下，隨意給了些錢，便向弄口沈小紅書寓進去，在天井裏喊「阿珠」。一個娘姨從樓窗口探出頭來見了道：「洪老爺，上來哩。」善卿問：「王老爺阿來裏？」阿珠道：「勿曾來；有三四日勿來哉。阿曉得來噪陸裏？」善卿道：

『我也好幾日勿會碰着。先生呢？』阿珠道：『先生坐馬車去哉。樓浪來坐歇哩。』善卿已自轉身出門，隨口答道：『動哉。』阿珠又叫道：『碰着王老爺末，同俚一淘來。』

善卿一面應一面走，由同安里穿出三馬路至公陽里周雙珠家，直走過客堂，只有一個相帮的喊聲『洪老爺來』，樓上也不見答應。善卿上去，靜悄悄的；自己掀簾進房看時，竟沒有一個人。善卿向楊牀坐下。隨後周雙珠從對過房裏款步而來，手裏還拿着一根水烟筒，見了善卿，微笑問道：『耐昨日夜頭，保合樓出來，到什陸裏去？』善卿道：『我就轉去哉晚。』雙珠道：『我只道耐同朋友打茶會去，教娘姨噪等仔一歇噪，耐末倒轉去哉。』善卿笑說：『對勿住。』

雙珠也笑着，坐在楊牀前杌子上，裝好一口水烟，給善卿吸。善卿伸手要接。雙珠道：『動哩，我裝耐喫。』把水烟筒嘴湊到嘴邊。善卿一口氣吸了。忽然大門口一陣嚷罵之聲，蜂擁至客堂裏，劈劈拍拍打起架來。善卿失驚道：『做啥？』雙珠

道：『噲是阿金噪哉哩。成日成夜吵勿清爽。阿德保也勿好。』

善卿便去樓窗口望下張看。只見娘姨阿金揪着他家主公阿德保辮子要拉，却拉不動，被阿德保按住阿金鬆髻，只一撒，直撒下去。阿金伏倒在地，掙不起來，還氣呼呼的嚷道：『耐打我啊！』阿德保也不則聲，屈一隻腿，壓在他背上，提起拳來，擂鼓似的從肩膀直敲到屁股，敲得阿金殺猪也似叫起來。雙珠聽不過，向窗口喊道：『耐噪算捨噠！阿要面孔！』樓下衆人也齊聲喊住。阿德保方纔放手。雙珠挽着善卿臂膊，扳轉身來笑道：『勳去看俚噪哩。』將水烟筒授與善卿自吸。

須臾，阿金上樓，撇着嘴，哭得滿面淚痕。雙珠道：『成日成夜吵勿清爽，也勿管捨客人來噪勿來噪！』阿金道：『俚拿我皮襖去當脫仔了，還要打我！』說着又哭了。雙珠道：『阿有捨說噠！耐自家見乖點也喫勿着眼前虧哉噠！』

阿金沒得說了，却自去客堂裏坐着哭。接着阿德保提水銚子進房。雙珠道：『耐爲捨打俚噠？』阿德保笑道：『三先生阿有捨勿曉得！』雙珠道：『俚說耐當

脫仔俚皮襖，阿有份事嘅？」阿德保冷笑兩聲道：「三先生，耐問聲俚看，前日仔收得來會錢到仔陸裏去哉哩？我說，送阿大去學生意也要五六塊洋錢噪，教俚拿會錢來，俚拿勿出哉呀；難末拿件件皮襖去當四塊半洋錢。想想阿要氣煞人！」雙珠道：「會錢末也是俚賺得來洋錢去合個會，耐倒勿許俚用！」阿德保笑道：「三先生也蠻明白噪。俚真真用脫仔倒罷哉。耐看俚阿有捨用場嘅？杳來噪黃浦裏末也聽見仔點響聲；俚是一點點響聲也無撥呢！」

雙珠微笑不語。阿德保沖了茶，又隨手絞了把手巾，然後下去。善卿挨近雙珠悄問道：「阿金有幾花餅頭嘅？」雙珠忙搖手道：「耐勸去多說多話。耐末算說白相，撥來阿德保聽見仔要吵煞哉。」善卿道：「耐還搭俚瞞捨。我也曉得點來裏。」雙珠大聲道：「瞎說哉哩！坐下來，我搭耐說句閒話。」

善卿仍退下歸坐。雙珠道：「倪無姆阿會搭耐說起歇捨？」善卿低頭一想道：「阿是要買個討人？」雙珠點頭道：「說好哉呀，五百塊洋錢噪。」善卿道：「人

阿繚綴噯？」雙珠道：「就要來快哉。我是勿曾看見。想來比雙寶繚綴點噪。」善卿道：「房間鋪來噪陸裏呢？」雙珠道：「就是對過房間。雙寶未搬仔下頭去。」善卿嘆道：「雙寶心裏是也巴勿得要好，就喫虧仔老實點，做勿來生意。」雙珠道：「倪無嫌爲仔雙寶也捨脫仔幾花洋錢哉。」善卿道：「耐原照應點俚，勸勸耐無嫌，看過點，賽過做好事。」

正說時，只聽得一路大腳聲音，直跑到客堂裏，連說：「來哉！來哉！」善卿忙又向樓窗口去看，乃是大姐巧囡跑得喘吁吁的。

善卿知道那新買的討人來了，和雙珠爬在窗檻上等候。只見雙珠的親生娘周蘭親自攙著一個清倌人進門，巧囡前走，逕上樓來。周蘭直拉到善卿面前，問道：「洪老爺，耐看看，倪小先生阿好？」善卿故意上前去打個照面。巧囡教他叫洪老爺。他便含含糊糊叫了一聲，却養得別轉臉去，徹耳通紅。善卿見那一種風韻可憐可愛，正色說道：「出色哉！恭喜，恭喜！發財，發財！」周蘭笑道：「謝謝耐金

口。只要俚巴結點，也像仔俚噪姊妹三家頭未好哉。」口裏說，手指著雙珠。

善卿回頭向雙珠一笑。雙珠道：「阿姐是才嫁仔人了好哉，單剩我一幹仔，無
捨人來討得去，要耐養到老死噪，儉好嘅！」周蘭呵呵笑道：「耐有洪老爺來裏
嘅。耐嫁仔洪老爺，比雙福要加倍好噪。」——洪老爺，阿是？」

善卿只是笑。周蘭又道：「洪老爺先搭倪起個名字，等俚會做仔生意末，雙珠
就撥耐罷。」洪善卿道：「名字叫周雙玉，阿好？」雙珠道：「阿有儉好聽點個
嘅？原是「雙」儉「雙」儉，阿要討人厭！」周蘭道：「雙玉無儉；把勢裏要名氣
響末好；叫仔周雙玉，上海灘浪，隨便捨人，看見牌子就曉得是周雙珠噪個妹子哉
嘅。終比仔新鮮名字好點噪。」巧因在傍大笑道：「倒有點像大先生個名字。周雙
福，周雙玉，阿是聽仔差勿多？」雙珠笑道：「耐末曉得儉！差勿多！」——陽臺浪
瞭來噪一塊手帕子搭我拿得來！」

巧因去後，周蘭挈過雙玉，和他到對過房裏去。善卿見天色晚將下來，也要走

了。雙珠道：『耐恰要緊哩！』善卿道：『我要尋個朋友去。』雙珠起身，待送不送的，只囑咐道：『耐晚歇要轉去末，先來一埭，勤忘記。』

善卿答應出房。那時娘姨阿金已不在客堂裏，想是別處去了。善卿至樓門口，隱隱聽見亭子間有飲泣之聲；從簾子縫裏一張，也不是阿金，竟是周蘭的討人周雙寶，淌眼抹淚，面壁而坐。善卿要安慰他，跨進亭子，搭趣問道：『一幹子來裏做恰？』那周雙寶見是善卿，忙起身陪笑，叫一聲『洪老爺』，低頭不語。善卿又問道：『阿是耐要搬到下頭去哉？』雙寶只點點頭。善卿道：『下頭房間倒比仔樓浪要便當多花噪。』雙寶手弄衣襟，仍是不語。善卿不好深談，但道：『耐閒仔點，原到樓浪來阿姐搭多坐歇，說說閒話，也無恰。』雙寶方微微答應。善卿乃退出下樓。雙寶倒送至樓梯邊而回。

善卿出了公陽里，往東轉至南畫錦里中祥發呂宋票店，只見管帳胡竹山正站在

門首觀望。善卿上前厮見。胡竹山忙請進裏面。善卿也不歸坐，問：『小雲阿來裏？』胡竹山道：『勿多歇，朱謫人來同仔俚一淘出去哉。看光景是喫局。』善卿即改邀胡竹山道：『价末倪也喫局去。』胡竹山連連推辭。善卿不由分說，死拖活拽，同往西棋盤街來。到了聚秀堂陸秀寶房裏，見趙樸齋張小村都在，還有一客，約摸是吳松橋，詢問不錯。胡竹山都不認識，各通姓名，然後就坐。大家隨意閒談。

等至上燈以後，獨有莊荔甫未到，問陸秀林，說是往拋球場買物事去的。外場置圓檯，排高椅，把掛的湘竹絹片方燈都點上了。趙樸齋已等得不耐煩，便滿房間大踱起來，被大姐一把仍拉他坐了。張小村與吳松橋兩個向榻牀左右對面躺著，也不吸煙，却悄悄的說些秘密事務。陸秀林陸秀寶姊妹並坐在大牀上，指點衆人，背地說笑。胡竹山沒甚說的，仰著臉看壁間單條對聯。

洪善卿叫楊家媒拿筆硯來開局票，先寫了陸秀林周雙珠二人。胡竹山叫清和坊的袁三寶，也寫了。再問吳松橋張小村叫恰人。松橋說叫孫素蘭，住兆貴里；小村

說叫馬桂生，住慶雲里。

趙樸齋在傍看著寫畢，忽想起，向張小村道：『倪再去叫個王阿二來倒有白相個碗。』被小村著實瞪了一眼。樸齋後悔不迭。吳松橋只道樸齋要叫局，也攔道：『耐自家吃酒，也勸叫俚局哉。』

樸齋要說不是叫局，却頓住嘴，說不下去。恰好樓下外場喊說：『莊大少爺上來。』陸秀林聽了，急奔出去。樸齋也借勢走開去迎莊荔甫。荔甫進房見過衆人，就和陸秀林過間壁房間裏去。洪善卿叫起手巾。楊家姆應著，隨把局票帶下去。及至外場絞上手巾，莊荔甫也已過來。大家都揩了面。於是趙樸齋高舉酒壺，恭恭敬敬定胡竹山首座。竹山吃一大驚，極力推却。洪善卿說著也不依。趙樸齋沒法，便將就請吳松橋坐了。竹山次位。其餘略讓一讓，卽已坐定。

陸秀寶上前篩了一巡酒。樸齋舉杯讓客。大家道謝而飲。第一道菜，照例上的是魚翅。趙樸齋待要奉敬。大家攔說：『勸客氣，隨意好。』樸齋從直遵命，只說

得一聲『請』。魚翅以後，方是小碗。陸秀林已換了出局衣裳過來。楊家姆報說：

『上先生哉。』秀林秀寶也並沒有唱大曲，只有兩個烏師坐在簾子外吹彈了一套。

及至烏師下去，叫的局也陸續到了。張小村叫的馬桂生也是個不會唱的。孫素

蘭一到即問袁三寶：『阿曾唱？』袁三寶的娘姨會意，回說：『耐噪先唱末哉。』

孫素蘭和準琵琶，唱一支開篇，一段京調。莊務甫先鼓起與致，叫拿大杯來擺莊。

楊家姆去間壁房裏取過三隻雞缸杯列在務甫面前。務甫說：『我先滿十杯。』吳松

橋聽說，揎袖攘臂，和務甫撐起拳來。孫素蘭唱畢，即替吳松橋代酒；代了兩杯，

又要存兩杯，說：『倪要轉局去，對勿住。』

孫素蘭去後，周雙珠方嫵嫵其來。洪善卿見阿金兩隻眼睛腫得像胡桃一般，便

接過水烟筒來自吸，不要他裝。阿金背轉身去立在一邊。周雙珠揭開葦蓆盒子蓋，

取出一張請客票頭授與洪善卿。善卿接來看時，是朱諤人的，請至尚仁里林素芬家

酒敘，後面另是一行小字，寫道：『再有要事面商，見字速駕爲幸！』這行却加上

密密的圈子。

善卿猜不出是什麼事，問周雙珠道：『送票頭來是拾辰光？』雙珠道：『來仔一歇哉。阿去噶？』善卿道：『勿曉得拾事體，實概要緊。』雙珠道：『阿要教相幫睺去問聲看？』善卿點點頭。雙珠叫過阿金道：『耐去喊俚噪到尙仁里林素芬搭檯面浪看看阿會散；問朱老爺阿有拾事體；無要緊末，說洪老爺謝謝勿來哉。』

阿金下樓與轎班說去。莊荔甫伸手要票頭來看了道：『阿是謊人寫個噶？』善卿道：『爲此勿懂曉。票頭末是羅子富個筆跡，到底是拾人有事體哩。』荔甫道：『羅子富做拾生意噶？』善卿道：『俚是山東人，江蘇候補知縣，有差使來裏上海。昨日夜頭，保合樓廳浪阿看見個胖子？就是俚。』

趙樸齋方知那個胖子叫羅子富，記在肚裏。只見莊荔甫又向善卿道：『耐要先去末，先打兩杯莊。』

善卿伸拳搭了五杯，正值那轎班回來，說道：『檯面是要散快哉；說請洪老爺

帶局過去，等來噪。」

善卿乃告罪先行。趙樸齋不敢強留，送至房門口。外場趕忙絞上手巾。善卿略揩一把，然後出門，款步轉至寶善街，逕往尙仁里來。比及到了林素芬家門首，見周雙珠的轎子倒已先在等候，便與周雙珠一同上樓進房。只見觥籌交錯，履舄縱橫，已是酒闌燈灺時候。樓面上只有四位，除羅子富陳小雲外，還有個湯肅菴，是朱謫人得力朋友。這三位卻與洪善卿時常聚首的。只一位不認識；是個清瘦面龐，長跳身材的後生。及至敘談起來，纔知道姓葛，號仲英，乃蘇州有名貴公子。洪善卿重復拱手致敬道：「一向渴慕，幸會，幸會。」羅子富聽說，即移過一雞缸杯酒來授與善卿道：「請耐吃一杯濕濕喉嚨，勸害仔耐渴慕得要死！」

善卿只是起笑，接來放在桌上，隨意向空著的高椅坐了。周雙珠坐在背後。林素芬的娘姨另取一副杯筯奉上。林素芬親自篩了一杯酒。羅子富偏要善卿吃那一雞缸杯。善卿笑道：「耐嚼吃也吃完哉，還請我來吃恰酒！耐要請我吃酒末，也擺一

檯起來！」羅子富一聽，直跳起來道：「价末勦耐吃哉，倪去罷！」